

# 中国的梵高:徐渭(2)

◆ 惠泉

## 大狱里蜕化成的精灵

徐渭成为死囚，经亲朋好友奔走营救改为终生监禁并解除戴了4年的枷锁，最后在万历元年(1573年)的大赦中重获自由，前后坐了7年的牢。进到死牢后，徐渭似乎有了彻悟人世与生死的感觉。人命本来就细如游丝，还朝不保夕，至于那些权势富贵也不过是烟云瞬间罢了。他虽然也曾醉心于禅道，但却收止于佛家寄托来世的平安幸福论。徐渭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代表魏晋风骨的名士嵇康。其临当就命，索琴而弹，以一曲《广陵散》使身虽亡而清音永存，那是何等卓越的人格！于是，戴着枷锁的徐渭思索着立于不朽的追求。

因大哥徐淮是在修道中服食丹药而亡的，徐渭便决心要以自己这些年来对道家学术的钻研体会，以及修炼内丹术的切身经验，来给被称为“丹经之王”的《周易参同契》重新作注。由于手脚不方便，他就一边打腹稿，一边认真修炼内丹。所谓内丹又叫“还丹”，是说身体当炉用，把体内的所谓“元精”和“元神”引为药，再以“元气”在“炉”里烹炼后聚合结成内丹，此法可强身健体，并延年益寿。从徐渭自残竟不死，后来又曾有十多年不食五谷而以蔬菜喝水养命，却照样体格健康来看，内丹是有奇效妙用的。

在徐渭改死刑为终生监禁，同时解除了身上的和“心上的”沉重枷锁后，他的心情豁然开朗了许多。对《周易参同契》的注释不到半月即完成了，紧接着又开始练习书法。一天午后，狱卒到徐渭的监仓外巡视，看见他赤身弓背伏在地上，拿着一枝笔全神贯注地在比划，动作异常古怪。狱卒在惊诧中感到将会有大事发生，就目不转睛地盯住他。只见徐渭的全身随着笔意运动，时而舒缓时而紧张，屏息片刻后又突然狂叫一声，发出如野马狂奔的姿态，背上的肌肉起伏颤抖，汗似雨下。狱卒认定这是徐渭的精神病又发作了，赶紧上前打开牢门将他的拉了起来，一幅完美的狂草书法作品惊现于两人脚下！徐渭

崇尚书法的骨力和雄放气势，精于对笔墨技法的掌握控制。袁宏道在《徐文长传》里对他的书法称是“确如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形象而中肯地道出徐渭不拘常规、放纵恣意的狂放风格。更为可贵的是，徐渭体悟出以书入画的妙境来了，认准中国画是书写出来的。徐渭对书法艺术的体会在于，一是书写中运笔的重要性；二是书法首在神韵，骨力是其根基；三是强调书法的风格贵在天成，书法也同绘画一样高妙于其中的写意性。

## 与权贵和世俗传统分道扬镳

公元1572年的除夕，是徐渭在同乡好友张天复父子等人的全力营救下假释出狱的好日子。不过，怪人有怪的章法，当张天复和吴景长来接徐渭出去时，他却反而是一脸的不高兴。主要的理由是他的内丹已经修炼得很好了，这出了狱以后丹气将泄。

劫后重生的徐渭，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租了一间不大不小的房子，自命名为“梅花馆”，并风趣地题联道：“无求不着看人面，有酒可以留客谈。”许多过去的文友和一些慕名拜师的青年人来到了“梅花馆”，他们一起论诗作画，欣赏赏文，切磋技艺。他在赠送给朋友的一副对联里写道：“世间无一事不可求，无一事不可舍，闲打混也是快乐；人情有万样当如此，有万样当如彼，要称心便难洒脱。”徐渭越老越傲骨铮铮。张天复的儿子张元忭为营救徐渭出狱，在京城上面也出了不少力，算是徐渭的救命恩人。此时张元忭任职于翰林院编修，写信请徐渭到京城家里来，帮忙处理一些文字上的事务。徐渭来到北京，但他并不住在张元忭的家中，而是靠近租房住下。有事儿就往张家去，没事儿则留在屋里绘画写字，为的是想保持自己“平民”身份的尊严和自由。

久而久之，身为“京官”的张元忭感到，徐渭大言不惭行为上对自己不够尊重，也不跟门卫打招呼就随意出入张府，还经常酗酒

后“上班”，便提醒徐渭要注意遵循一点“礼法”。徐渭一听这视同训斥的话，感觉大伤自尊心了，昂头朝张元忭大喝道：“我徐渭用不着别人拿什么礼法限制，只求活得舒心自在。你父子俩对我有恩，这没错。可不能因这事儿逼我做你的家奴。当初我杀了人，按《大明律》当斩，可不过一刀之痛；可如今按你的‘张律令’，反而要我将两腿迟死不成？”说完摔门径直离去。没过两天，以致旧病复发，饭也咽不下了。他的眼前时常幻现出大黄蛇、绿蜘蛛等怪异现象，并也自认为是真实的，还特意详尽地记叙在书里。大儿子徐枚赶紧将他接回绍兴老家，是年徐渭62岁。

为了生计，徐渭手不停笔地绘画写字以出卖。但晚年的他变得特别厌恶权贵与富商。一些精品之作，富贵之人根本求之不得，反而平民百姓可用鱼虾酒菜等换取。徐渭曾也风趣地自嘲是“数点梅花换米翁”。时人对此有过生动的描述，是讲徐渭所卖出的书画作品够饭钱即可，而不再多收。他对富贵之人的吃请一概不去，而当平民百姓的朋友或邻居邀饮酒，则是不醉不归的。有时徐渭还不请自到平民家中，如鸡鸟睡在茶几上，小猪仔般吃东西，若大声直呼其名，他便酒喝得更加痛快，显得格外天真洒脱。遇到徐渭高兴时，即便是调皮小孩或穷歌女，也无论是屠夫或菜贩子，若带上一盆猪血牛杂，或者一提田螺蟹，到他家里去敲门做饭，然后对他叫拍要挟，则可要诗得诗，要文得文，要字得字。从上可以了解到晚年徐渭可爱的平民性格，及其给人狂怪刚直的印象。据陶望龄等人记载说，当时有许多本地的达官贵人想拜见一下徐渭竟然不能。一次，有位慕名远来的县官乘虚而入，推门欲进，被徐渭挡在门边上并大叫道：“徐某不在！”其实，以徐渭的才华与名气，只须稍微应酬一下官场里的那些仰慕者，便可得到许多好处和关照，不至于潦倒成要挨饿受冻，还将自己收藏多年的古董一一拿出来变卖糊口。但是，如此这般就不是徐渭了，也就没有泼墨大写意画派立于世

# 共和国记忆

李菁



老一辈的革命家，在政治生涯之外，有着怎样细腻的人文情怀与感人的生活细节？《共和国记忆》(东方出版社2015年1月版)经由作者大量扎实的采访，带领读者回顾了共和国建立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面孔与往事，呈现出你所不知道的共和国记忆。

## 1.被调到总理办公室工作

“赵炜，你要照顾好大姐……”一双瘦得几乎皮包骨头的手从被子下伸出来，紧紧握住赵炜那冰凉的手，而赵炜一下子就对方的眼神中读懂了那份意味深长的嘱托，虽然来医院的路上已无数次提醒自己不要面露悲感，但此时此刻，她再也控制不住情绪，顿时泪如雨下……1975年11月初的一天，赵炜陪着邓颖超去医院探望刚刚做完一场大手术的周恩来，已被病魔折磨得不足百斤的周恩来把心里最沉甸甸的嘱托交给了赵炜。

赵炜清楚，没有子嗣的周恩来在自己的最后时刻作出的那番嘱托意味着什么。30多年前那个寒冷的一月，她搀扶着邓颖超，与躺在水晶棺里的周恩来作了最后的告别；十几年前，像女儿对待母亲一样，赵炜又服侍邓大姐走完最后一程——从新中国成立初到周恩来去世，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不下几十个，但赵炜是很特殊的一位。唯有她，从分配至西花厅后就再没调离过：从1955年至1976年总理去世，她在总理身边工作服务了21年；从1965年起她又任邓颖超的秘书，直至1992年邓颖超去世。漫长的37年的情感已在岁月研磨中渐渐演化成对父母一般的眷恋与怀念。采访中，感觉到尽管已70多岁的赵炜一直在努力克制自己，但她的眼睛还是一次又一次地红了上来。

有人说，只有近距离感受到的伟大才可称其为真正的“伟大”——光环褪尽，还原为生活中的普通人后，他(她)所折射的人性光辉才是最震撼、最持久的一种力量。而赵炜眼中的周恩来，便正是如此。近了，更近了！赵炜似乎都能听见自己的

心在“怦怦”地狂跳不已——1955年1月，从部队转业到国务院机要处不久的赵炜，被调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工作。已经来了一个多月了，23岁的赵炜一直在偷偷琢磨何时能见到总理一面，没想到，就在这一天准备外出办事时，她意外地见到了正在散步的周恩来夫妇。看着总理夫妇一脸微笑地走近，除了惊喜，赵炜的脑中已是一片空白，暗暗设计过无数次的开场白也忘得一干二净。

“那天，周总理穿着像我们在报纸照片上常见的装束——身着灰色中山装，脚上穿一双黑皮鞋；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春日，邓大姐穿的显得有些多：一件带花的薄呢子大衣，脚上是蓝呢面棉鞋，头上还包着一块当时非常流行的花方巾。”50多年前第一次与总理夫妇见面的诸多细节，对赵炜来说仍清晰如昨。

身边的警卫向总理简单介绍了赵炜的情况，握手之后总理向赵炜问了几个问题，“我的手心直冒汗，声音也有些打颤”。周总理微笑着说：“不要紧张，我是总理，你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咱们都是同志。”旁边的邓大姐也补了一句：“小同志，不要紧张，慢慢咱们就会熟悉的。”简单的两句话，让赵炜一下子平静下来，“咱们都是同志”也让赵炜在总理和邓大姐面前再也没有紧张过。

周恩来夫妇所居住的“西花厅”紧邻中南海西北门。邓颖超在后来一次跟赵炜散步时告诉她，周恩来最初住的是丰泽园，后来毛泽东要搬进来，周恩来夫妇要换一个地方。周恩来偶尔路过这里时，一下子喜欢上了盛开的海棠花，便搬到了这个小院子中，住就是26年，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又生活了16年。“有人认为恩来喜欢马蹄莲，其实我们俩都喜欢海棠花”，邓颖超这样告诉赵炜。

到西花厅工作，赵炜的第一个感受就是那里很多人的工作时间和别人不一样。周总理习惯夜里办公，最早也要到凌晨两三点才休息。为周恩来担任过保健医生的张佐良回忆，邓颖超曾讲过一件趣事：以前中央曾请刘伯承给周恩来当参谋长，刘伯承听后急忙说：“恩来熬夜的本事实在大，我可熬不过他，还是另请他人吧！”上午基本是周恩来的休息时间，秘书们的作息也跟他一致，所以西花厅的上午大多是静悄悄的。

## 24.很快掩饰过去

托马斯和弗兰克两人神气十足地走上舞台。托马斯说：“我们接管经营这座香榭丽舍，一定会让歌唱得更响亮，舞跳得更疯狂！现在请本夜总会深受喜爱的红歌星，我们德国慕尼黑尼娜小姐为大家演唱。大家鼓掌欢迎！”

佳丽娜走到麦克风前，开始唱歌。唐诗菲和米切尔也翩翩起舞，他们的目光始终关注着台上的佳丽娜和台下贵宾座上的汉斯、托马斯、弗兰克等人。

此时，露茜娅、唐金汉走下三轮车，走进香榭丽舍后门。而在大理石宫殿门前，霍瑞斯被几个日军押出门来推进汽车开走。

歌声中，汉斯突然问道：“托马斯先生，这位尼娜小姐真是从慕尼黑来的德国姑娘？”托马斯：“千真万确。在接收这座夜总会前，我们对需要留用的人员都审查过，特别是台柱尼娜小姐，还专门去我们驻上海总领事馆了解过。”

后台化妆室。佳丽娜走进卸妆，见镜台上坐着露茜娅，忙问：“姐，你怎么还没走？”露茜娅转过身来说：“你看我和你打扮得像吗？”

娜达莎大姐突然匆匆跑来：“尼娜小姐，您的歌唱得好极了，新老板托马斯先生特别请您去他的包房，说有德国来的重要贵宾要会见您。”露茜娅回答道：“您去告诉柯尔先生，我马上去。”佳丽娜：“姐姐，你？”露茜娅：“我比你更了解汉斯，对付这种人，我更合适。好啦，后门门口有位大胡子的三轮车夫是唐金汉，你跟他赶快离开。”

舞厅里歌舞正浓。露茜娅来到贵宾包房。托马斯鼓掌：“欢迎、欢迎我们最受欢迎的红歌星光临！”露茜娅：“接管大员，新老板召唤，本小姐哪敢不来呀！”托马斯：“等一下，我先要荣幸地介绍一位贵宾——尊贵的年轻、英俊的第三帝国军官汉斯先生。”露茜娅：“哦，汉斯先生，您好！”汉斯故意试探：“非常荣幸的再见到您，露茜娅小姐！”露茜娅微微一怔，但很快掩饰过去，故意转身寻找：“您在叫谁？先生。”汉斯故作歉意地说：“噢，对不起，尼娜小姐，是我叫错了人。”恭敬地吻她的手。

露茜娅故作新奇：“我好像没见过您，汉斯先生，您第一次来我们香榭丽舍吧？”托马

斯：“汉斯先生是跟随梅辛格上校前天乘潜艇从东京来上海的。”汉斯连忙制止。托马斯：“没关系，尼娜小姐是自己人。他是来协助梅辛格上校施行对在上海的犹太人‘最后解决方案’”露茜娅听后一怔，又忙掩饰地说：“我对什么方案没兴趣，如果梅辛格上校光临，能有机会陪他跳第一支舞，则是本小姐莫大的荣幸。”汉斯：“是否能让我代替我的长官，预先享受这种殊荣呢？”

汉斯和露茜娅相拥跳舞。汉斯以一种奇异的目光注视着露茜娅。露茜娅问：“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汉斯先生。”汉斯：“您非常像一个人，尼娜小姐。”露茜娅：“像谁？琼·芳登？嘉宝？费雯丽？还是英格里·褒曼？”汉斯：“不，像我的一位女同学。”露茜娅：“你的初恋情人？”汉斯点点头：“是一个和你一样美的女孩……”突然叫道：“露茜娅！”露茜娅故作惊讶地问：“你在叫谁？先生。”汉斯：“对不起，她对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太爱她了。”“那你去叫她好了！”露茜娅故作醋意地将他一推，自己回到包房。汉斯紧跟：“对不起，尼娜小姐，请接受我的道歉。”

托马斯闻声起来：“怎么回事？”露茜娅故作掩饰状：“哦，汉斯先生把我当……他的初恋情人。”托马斯：“那是好事呀，汉斯先生，祝你们异国重逢。”露茜娅：“老板，你别开玩笑。”托马斯低声地说：“我的小姐，汉斯是柏林总部的要员，我们慢慢不起呀。”转向汉斯：“汉斯先生，今晚你酒喝多了，我让尼娜小姐代我送你回房休息。”露茜娅故作不愿地说：“我声明在先，本小姐卖唱不卖身呀！并且要先罚他三杯。”汉斯：“好好，我罚！”连饮三大杯。露茜娅又倒酒递给汉斯与托马斯：“来，来，你们应该一起举杯！”托马斯受宠若惊地：“好，我先来！”一饮而尽。露茜娅：“请吧，汉斯先生。”汉斯：“一杯，一杯太少，我……”索性拿起酒瓶痛饮。露茜娅像是阻止，实则趁势将酒瓶里的酒全部灌进汉斯口中。汉斯似已醉：“再……拿酒……我没……”站起欲走，脚软不支，露茜娅上前扶住，他顺势搭在她肩上。

米切尔和唐诗菲见状，悄悄地跟他们出去。

## 犹太难民在上海

(影视小说)

耿可贵

